

张宗昌外传

李尹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宗昌外传/李尹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0

ISBN 7-5059-3465-1

I. 张… II. 李… III. 传记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752 号

书 名	张宗昌外传
作 者	李 尹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地 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民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4 千字
印 张	9.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059-3465-1/I·2642
定 价	13.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一	母亲活跳槽	儿子闯关东	(1)
二	矿中才脱险	赌场又遭殃	(9)
三	道上遇胡匪	林中逢故知	(17)
四	秀女结莽汉	相士点冥顽	(26)
五	占卜问前程	伤人起祸端	(34)
六	狱中才逃命	帐内再报惊	(43)
七	闯荡海参崴	寻欢宜春楼	(51)
八	宗昌顶窝子	会长送瘟神	(60)
九	朝秦而暮楚	有奶便是娘	(68)
十	投南复投北	求生又求死	(75)
十一	喜新还怀旧	无义似有情	(83)
十二	贪财抛道义	升官杀恩人	(92)
十三	乘凉靠大树	发光借太阳	(99)
十四	张宗昌外放	韩千古献策	(106)
十五	抱犊岗作客	洞庭湖落马	(113)
十六	免就地正法	争戴罪立功	(120)
十七	吉人有天相	孤注搏一掷	(127)
十八	误中美人计	痛失两万兵	(135)
十九	奉天送黄土	保定献金佛	(142)

- | | | | |
|-----|--------|---------|-------|
| 二十 | 绝处喜得救 | 死里幸逃生 | (149) |
| 二十一 | 后院报失火 | 帅府急点兵 | (157) |
| 二十二 | 军师出奇计 | 友人送怪礼 | (164) |
| 二十三 | 既纳金发女 | 又收白俄兵 | (171) |
| 二十四 | 忍难忍之辱 | 过难过之关 | (180) |
| 二十五 | 北辞绥宁府 | 南下冷口关 | (189) |
| 二十六 | 人转山不转 | 形移情不移 | (196) |
| 二十七 | 军阀贩烟土 | 黎民遭祸殃 | (202) |
| 二十八 | 赶走郑士琦 | 礼送龚积炳 | (210) |
| 二十九 | 老鼠个头小 | 还是属驴好 | (217) |
| 三十 | 苛政猛似虎 | 赋税重如山 | (223) |
| 三十一 | 状元当厅长 | 丘八办大学 | (229) |
| 三十二 | 怪题诘鸿儒 | 歪诗附风雅 | (237) |
| 三十三 | 学会莱州腔 | 定能把官当 | (244) |
| 三十四 | 不听我的话 | 叫你“听电话” | (249) |
| 三十五 | 骂我，砍脑袋 | 夸我，奖媳妇 | (261) |
| 三十六 | 白日劫民女 | 夜晚失小妾 | (267) |
| 三十七 | 潘复告黑状 | 林某性命休 | (277) |
| 三十八 | 半生帝王梦 | 一朝丧家犬 | (285) |
| 三十九 | 督办游旧地 | 主席伏杀机 | (291) |
| 四十 | 济南枪声起 | 魔王上西天 | (296) |

一、母亲活跳槽 儿子闯关东

1932年9月3日，军阀张宗昌在济南火车站被人刺杀身亡。法医验尸时，发现尸体右臂上纹有蓝色龙的图案，左臂上则刺着“张忠昌”三个蓝字。一字之差，引起人们的极大怀疑，消息传出后，沸沸扬扬：死者是张宗昌吗？会不会是他的替身？否则为什么名字不一样？因为不少人都知道，一些大人物担心遇刺，往往找几个相貌与己相仿的人于外出时相伴，有时派他们顶替自己与陌生人打交道，像古代侍从扮作曹操接待外宾，杨家将顶替宋王赴辽主之约等等。张宗昌玩的是否也是这种把戏？欲明真相，还得从头说起。

山东莱州西南乡有个村子叫祝家庄，座落在起起伏伏的山丘之上。一百年前，全村共有百十户人家，大都姓祝。有家姓张的是村里的独户。这张家自明代洪武年间迁来，数百年间总是独根独苗，祖祖辈辈只有一个男人传宗接代。张家不仅人丁不旺，也十分贫寒。传到张文福这一辈，已到光绪年间，日子更加艰辛，不得已，当起吹鼓手来。旧社会的吹鼓手被视为下流职业，正经人家出了这样的子孙，死后是不准入老茔的，要想娶个媳妇，更是难上加难。

离祝家庄不远处有个村子叫肖古庄。肖古庄侯姓人家有个闺女三十出头了还没有嫁出去。这位侯氏女不仅长得高，

而且脚板大，用今天的尺寸量，穿四十三的鞋也不宽裕。人称侯大脚。在缠足风气盛行的旧社会，长有这样一双大脚，男人们自然望而却步。但这还不是嫁不出去的主要原因。关键是，她好吃懒动，沾有小偷小摸行为。这么大的闺女养在家里，可把侯老汉愁坏了。

有一天，有个媒婆上门来提亲，说是祝家庄有个叫张文福的吹鼓手，三十多岁还没有家室，侯家若是不嫌弃，她愿去保这份媒。侯老汉抽了一气烟袋停下来，吹鼓手也是人，只要人家肯要，总比把闺女养在家里强。

侯老汉既然放了口，当天，媒婆就去了祝家庄，她用三寸不烂之舌，把侯大脚说成天仙一般。张文福满心欢喜，当场就答应下来亲事。

过门之后，侯大脚自然要表现一番。丈夫经常为红白事在外吹大杆（长杆喇叭），她把二亩农地以及家中的活儿全都包下。这侯氏女人高马大，力气过人。单臂夹一口袋 200 斤的豆子，五里地不歇脚也不气喘。过了一年，她生下一女，名叫大蝉；再过两年，生下一男，起名大田。有男有女，夫妇皆大欢喜。尤其那个男孩，生下来足有 10 斤重，又白又胖，长到七八岁时，个头像十几岁的孩子，浓眉大眼，人人见了人人喜欢。只是由于家境贫寒，孩子不得不跟着母亲下坡干活，饱尝风雨。

有一天，张文福对妻子说，我们张家老一辈就目不识丁，吃够了苦，也受够了人家的气，咱得设法让孩子念几年书，你说好不好。侯大脚想了想，好是好，念书得花钱，咱到哪里操持去？张文福说，我打听过了，一年交五六块钱的学费就够了，咱们紧紧裤腰带，总能省出来。妻子生气地说，你倒说得轻巧，就算一块钱，也能卖一口袋豆子呀！张文福皱了一阵眉

头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烟戒了，我呢，也不买酒喝，一年总能省个三五块吧。侯大脚一拍大腿说，行！就这么办！接着她又说，戒烟，我有决心，不信我立马把烟袋扔了；你呢，你能不喝酒？张文福被妻子的志气感动了，他把右手的中指伸开，其余四指一屈说，今后我若再买酒喝是这个。侯大脚讥讽道，别放空炮啦！以前发过多少誓，至今还不是照常醉醺醺地回家？张文福急了，他瞪着一对大眼问道，我说话你又不信，你说怎么办呢？侯大脚自信地说，我有办法治你。张文福问，啥办法？侯氏瞪了丈夫一眼说，啥办法，若是再闻到你嘴里有酒味，我就不让你上床！

就这样，张文福夫妇把儿子送进了一家私塾，塾师名祝修德，本村人。塾师见张家的日子艰难，孩子聪明伶俐，又肯学习，减了两块钱的学费。他这一义举，不仅体现了他的高尚人品，也为后来获得的优厚回报，奠定了基础。

祝老师给大田起了个名字叫张忠昌。他掂着胡须对张文福说，忠是忠君之意，昌是昌盛，图个吉利，希望你们张家繁荣昌盛。

张忠昌记性强，读过的书，听过的事，都能一一记牢。只可惜，读了不到两年，张文福生了一场大病，再也无力供儿子念书了。从九岁起，张忠昌就加入了谋生的行列，给地主放过牛，贩卖过鱼虾，当过酒保……苦、辣、酸都尝过，就是没尝过甜头。

15岁那年，张忠昌雇给人家放牛。有一天，将牛牵到野岭上，把缰绳在牛角上绕了几圈，任它自己去啃草，自己则跟另一个放牛娃斗蝻蚰(蟋蟀)去了。玩够了，牛也不见了。是被人牵走了呢，还是跑到别处吃草去了呢？张忠昌满山遍野地找了一圈也没找到。

东家本是当地出了名的活阎王。一听说牛倌丢了牛，一时气炸了肺。他叫人把张忠昌绑在一棵枣树上，紧握皮鞭，劈头盖脑地抽去。抽一鞭子，就是一道血印。一边抽一边骂道：“你这小兔崽子，赔我的牛！”

张忠昌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性格，他紧锁眉头，闭上眼，咬紧牙关，既不哭，也不告饶。越这样，东家越是狠劲抽。女主人吃斋念佛，心地比较善良。她不忍心丈夫继续打下去，忙向前劝道：“快别打了，怪可怜的。再打就要出人命了。”

一听“人命”二字，男主人也有些担心。再说，他本人也打累了，便吩咐人给张忠昌松开绳子，推出了门外。

张忠昌几乎是爬回家的。爹娘见儿子全身血肉模糊，非常惊讶。得知是因为丢了牛而遭到毒打的，侯大脚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大骂：天打雷轰轰的，造孽呀。她跳着高，要去找人家算帐。张文福一把拉住她：你疯啦！给人家丢了牛，人家没让咱赔，就算不错了。挨顿打，有什么要紧？快算了吧。

一听丈夫说的在理，侯大脚才安静下来。张文福忙去打来烧酒，热了热，用棉花蘸着，给儿子的伤处消毒。每当触到伤处，张忠昌的身子就一颤颤。侯大脚忙问：“孩子，痛吗？”张忠昌咬着牙摇摇头。母亲既恨又爱地说：“真是块象皮！你说说，好好的放着牛，去斗蝻蝻干么！”

在父母的关怀调养下，不到一个月，张忠昌身上的伤痊愈了。

父亲问：“大田，伤也治好了，再去给东家干活吧？”

张忠昌发狠道：“八抬大轿来请我，我也不去了。”

“那你干啥？总得挣钱吃饭呀。”

“闯关东去！”

“你知道关东在哪里？”

“鼻子下边是大路，不好问呀！”

张文福拍拍儿子的脑袋：“好小子，有志气。出去闯闯也好。”

侯氏却不同意。她不愿儿子离开。正当夫妻争论不休时，侯大脚闯下了大祸，再就无法阻拦了。

侯氏身高体壮，一个人能吃两个人的粮，虽然常年忙活，地里产的除交粮纳税外，剩下的难以养活四口之家。过门头些年，乍到婆家，手脚还算老实，后来，旧病就复发了。时不时地偷点摸点，不是白天拿人家晒的衣服，就是夜晚去坡里偷庄稼，扒地瓜。有一回，村里有位姑娘将要出嫁，被她瞅上了。出嫁的头天晚上，嫂嫂、姊妹们一齐动手，往箱子里，柜里拾掇嫁妆，红的绿的紫的装满了箱柜。早有预谋的侯大脚，趁夜深人静之际，对着镜子用彩色抹成鬼脸，穿上特制的白大褂，披头散发，摸黑爬过墙头，进入姑娘院内。正在忙活嫁妆的女人们见状大惊失色，纷纷逃避。侯大脚乘机把箱柜中的新衣裳，首饰等物，用包袱包巴包巴，背起来就走。

这件事惊动了全村男女老少，失主更是焦急万分。有人主张报官，有人提出婚礼延期，有人建议多派些人四处查找。正在忙乱之际，一村民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说，夜间起来解手，看见一个白色怪物走进张文福家。这个情况，跟失主夜里见到的白色怪物相吻合。人们根据侯大脚平时的表现，认定盗贼就是她。于是，失主招呼了几条壮汉，把侯大脚捆绑起来审问。起初，侯氏矢口否认，挨了几杠子之后，开始吐露真情。人们根据她的口供，在张家后院草垛里，起出了赃物。

这样以来，侯大脚无脸面在祝家庄住了，便回到了肖古庄她的娘家。后与珍珠乡涎里村一男子同居，再也没回祝家庄。侯氏不经任何合法手续离开了丈夫，当地人称之为“活跳槽”。

侯大脚装鬼弄神偷东西一事发生后，张文福父子很不光彩，也更加坚定了张忠昌下关东的决心。这天，他去姑母家借路费，后者家住东流村，境况也很穷，只给了他两吊钱和 20 个鸡蛋。忠昌把钱掖进怀里，提着鸡蛋往回走。从东流村回祝家庄要经过一座名叫伏游山的山岗。伏游山上有座海神庙（即妈祖庙），庙宇离大海很近，渔民们在出海前经常到庙里去烧香拜神，祈求海神保佑。张忠昌想，人家都说海神娘娘很灵验，有求必应，何不进去祈祷一番？于是沿着崎岖的山路，向半山坡上的海神庙走去。

已是深秋季节，野草开始发黄，山岗上一片橙色。他的脚步声惊起了路边草丛中的蚱蜢乱蹦乱飞。那蚱蜢一只只又肥又大。若是在平时，张忠昌会停下来脱下上衣去追扑，然后用茅草串起来点着野草烧烤。那味道该是多香啊！然而此时此刻他无心去干这个，而是一心一意地想向妈祖祈求福祉。

不一会，来到海神庙前，庙宇失修多年，院墙有几处业已坍塌。忠昌想：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连海神娘娘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无钱去买香、纸，进庙后只好将姑母给的 20 只鸡蛋摆到供案上。他小声念道：神灵啊，你原谅我吧，我没有给你买好的供品，多给你磕几个头吧。

人家拜神都是磕 4 个头，张忠昌咚咚地一连磕了 8 个响头。然后合什对神像祈祷一番：“海神娘娘啊，请你保我闯关东一路平安，一帆风顺。有朝一日我发了财，一定给你重修庙宇。”祷毕又磕了 8 个响头。为了表示心诚，他准备把鸡蛋壳剥掉，便于神灵享用。拿起来往供案上一碰，才知道鸡蛋是生的。他埋怨姑母没有交代清楚。怎么办？他想了想，既然决定把鸡蛋献给妈祖了，那就不能再带回去了。听人家说，海神娘娘还吃生鱼呢。于是便把鸡蛋一个个打开抹到海神的嘴

里，蛋清蛋黄流了娘娘满脸满身，一塌胡涂。

张忠昌正在用生鸡蛋喂海神娘娘时，忽听身后有人大声喝道：“大田，你在这里作什么孽。”张忠昌回头一看，是本村的祝欣德。只见他提着竹篮子，横眉立眼，恨不得把大田一口吃掉。张忠昌自认没有做错什么事，心里并不害怕。

“快下来，快下来！”祝欣德走过去，扯住大田的裤子往下拽。

张忠昌从神台上跳下来，向祝欣德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后者听后认为：张忠昌确实出于诚心，并非恶作剧，也就不再责怪他了。便把手中的篮子放下，取出供品摆到供案上，烧上香，燃起黄纸。双膝跪在地上，虔诚地向海神娘娘拜了四拜。

“大叔，你这是干啥？”张忠昌听到祝欣德口中念念有词，什么“顺风”啊，“平安”呀，因而问道。

原来，祝欣德的家境也很困难，最近卖了二亩地，添了几十块钱作路费，打算到关外谋生去。动身之前也来此祈求海神娘娘保佑一路平安。拜完了海神之后，他对张忠昌说：“大田，既然你也想闯关东，咱俩就结个伴吧。你准备好盘缠了吗？”

大田懊丧地说，好歹凑了5块多钱，也不知够不够。

祝欣德笑笑说，5块钱好干什么，还不够一张船票钱。听人家说，关东地方可大啦，走的越远，越好混穷，相应的需要的路费也越多。坐车啊，打尖啊，住店啊，样样要花钱。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钱不够怎么能行？

张忠昌有点泄气了，眼眶中渗出莹莹的泪水，样子可怜兮兮地说，大叔，俺娘的事，你也知道，俺给人家丢了牛的事你也清楚，祝家庄我是没脸待了，到关外去吃苦也好，受穷也罢，就算死在那里，埋在那里，俺也认了。请你行行好，帮俺拿个主

意吧。

见张忠昌既可怜又为难的样子，祝欣德叹口气说，也罢。天无绝人之路。既然你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就算在路上讨饭吃，我也要把你带到关外。你回家准备准备，明天咱就上路吧。

张忠昌一听，破涕为笑。扑通一下跪下了，给祝欣德磕起响头来，并发誓说：“大叔，你的大恩，我永生永世不忘，海神娘娘作证，将来我发了财，一定厚厚地报答你。”

二 矿中才脱险 赌场又遭殃

这一夜，张忠昌做了很多梦。开始，梦见祝欣德领着他坐上一只大船，一阵风吹到大连去了。后来，他又梦见在关外遇到一位山东老乡，那位先生很淘气，见他聪明伶俐，收他当了听差。这位阔佬的小姐看中了他，和他私订终身。他借着阔佬的势力，发了大财。正当他好梦不断时，忽听有人叫门：“大田、大田，东方都冒红了，该上路了，快起来，快起来。”张忠昌揉了揉睡眼，一听是祝欣德的声音，赶紧爬起来，背起早已准备好的包裹，告别了老爹，随来人上路了。

祝欣德把几十块钱，分藏在腰间、腋下、胯下。即使这样小心，在大连还被小偷偷了十几块去。

路费不敷用，二人一边打短工，一边赶路，半年以后，才到了通化附近的一处煤矿。祝欣德是奔着一位亲戚去的。张忠昌便下了煤窑。

挖煤这活，可真够苦的，既脏又累，整天像个小黑鬼不说，遇到煤层薄的地方，还得手持铁镐，背着煤篓，跑着爬着往前走。一天下来，腰酸背疼，有时累得饭也不想吃，赶紧往地窝子里一钻，呼呼地挺过去了。正像人们形容的，到井上来是“死了没埋”，下了井中是“埋了没死”。所以，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干矿工的。当然，这是旧社会的情景。

在煤矿，张忠昌学会了酗酒、赌牌、打架。起初，由于初来乍到，总是受别人的打骂，而且不敢还手。日子长了，他学习了，一看别人要动手，他就主动出击。由于他身高体壮，再加上先发制人，那些想欺负他的人，不得不退避三舍。因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拳头硬的是大哥，天下是打出来的。

这天，张忠昌下班，刚刚坐吊笼从井下上到地面，只听“呼隆”一声，就像打了个闷雷，脚下似筛糠一样，摇晃了一阵子。接着响起了警笛。只见矿警一齐出动，把守路口，禁止人们进入。经打听，原来是井下瓦斯爆炸，几十号人被埋在矿中，听到这噩耗，张忠昌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若是再晚上来一会儿，小命不就完啦？这挖煤的活太危险了，万一死在里头，恐怕连个尸首也找不到。想到此，当夜他就开了小差。

当矿工订有契约，他担心被抓回去，所以拼命地逃窜。他不敢走大路，沿着山沟没深没浅地走。天快亮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便躺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他梦见几名矿警，手持钢枪在后面追赶，他拼命地跑呀跑呀，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脚摔倒了。醒来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手持猎枪肩背褡裢，正在用脚踢他。张忠昌认为是来抓他的，两手扶地，连忙往后退。

“不要害怕。我没有恶意。小伙子，你怎么躺在这里睡觉，不怕着凉？”

张忠昌编谎话说，他是从关内来投奔亲友的。因没找到，又饿又累，就在这里睡着了。

猎人哈哈大笑：“谎话你也不会编。明明是从煤矿里逃出来的，为何不说实话？”

“你怎么知道我是从煤矿里逃出来的呢？”

“你自己告诉我的。”

“我告诉你的？”张忠昌大惑不解。

“你看你，满脸锅底黑，鼻孔里、耳朵眼里至今塞满了煤屑，还能瞒得了人？”

张忠昌无奈，只好照实说。最后哀求道：“大叔，千万不要报给矿上，我给你磕头。”说罢，磕起头来。

猎人忙加制止：“不要磕，不要磕。你放心，我不会做那种缺德事。前些年，我也干过矿工，那活儿不是人干的。契约到期，我就不干了。”停了停他又问：“听你的口音，是莱州人吧？你一说话，我就听出来了。我是招远的，咱们还是山东老乡呢。”说罢，从褡裢里摸出两个烧熟了的土豆递过去了，“你大概饿了，垫垫饥吧。”

张忠昌想，在这荒山野岭中，怎么这么巧又遇到了好人？准是海神娘娘在保佑着我，看来，我那16个响头和20只生鸡蛋没有白搭。

经这位老乡的介绍，张忠昌给一家赌场当佣人。他深知，这碗饭来之不易。所以尽心尽力地去干，决心把它干好。烤茶炉，打井水，扫院子，收拾宝局，倒尿壶……样样都干，逐渐，博得了老板喜欢。

有一回，他在收拾赌案时，发现案子底下有一张面额一百元的银票。他眼睛一亮，心想这回可发财了。每天，起早摸黑地干，一个月才挣5块钱，这一张银票，几乎是两年的血汗钱，寄回老家，能买10亩岭地。想到此赶紧揣进怀里，继续收拾房子。但他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丢失这么多的钱，东家能不找不问吗？万一给他翻出来，那还了得？饭碗砸了不说，那位好心肠当保人的老乡，岂不要受牵连？说不定是东家有意扔在那里考验我的呢。他越想心越跳。便停下手里的活儿，立即去见主人。东家正坐在红木椅子上品盖碗茶呢。见张忠昌送

来银票，既未显示出惊喜，也未夸奖他几句，只是淡淡地说道：“放到桌子上吧。”

原来是主人设的一个圈套有意考验他的。因为赌局里每时每刻都要涉及到大量的钱款，很容易发生问题，佣人中如果有手脚不老实的，随时随地都有丢失的可能。张忠昌这步棋走对了。经过这次考验，东家认为，他还是比较靠得住的。又见他身材魁梧又有力气，马上叫他改行当了保镖，月工资增加了一倍。

张宗昌分到的任务是：看大门，防小偷，防抢劫，维持赌场的秩序，宝局干这行的有四五个人，领头的叫刘二虎，张忠昌既归他指挥。在二虎的调教下，他学会了拳术、射击、骑马、舞剑。尤其是射击，一年之后，即练到了百发百中的程度。开始只用右手打枪，后来双手并用。至于赌牌，无论是推牌九，打麻将，掷骰子，摸宝，还是玩纸牌，他似乎有一个天性，一学就会，一会就迷。不过，在这里，他也知道自己的身份，第一位的是当好差。

旧社会，在黑道上混事的，不少人喜欢纹身、刺字。张忠昌也在自己的左臂上刺上自己的名字，右臂上纹着龙的图案。这就是本书在开始提到的法医发现的纹身和刺字。

由于张忠昌表现“出色”，不仅主人另眼看待，有些赌客，也经常给他些小费。他的口袋渐渐地鼓胀起来。开始，他还给吹大杆的老爹寄些钱去，添补添补，后来，有了钱不是赌，就是嫖，经常花的净光。

离家前，父母曾给他订下一门亲，女方姓贾。在父亲的催促下，有一年他回家完了婚。老爹本想抱个孙子，使张家不至于断了烟火，可他在家住了不到半月就回关外去了。撇下贾氏守活寡。

回到东北，仍操旧业。

一天，一位西服革履的中年人来到赌场，一出手就是上百元，几千块钱不到一个时辰就输光了。张忠昌在一边看得咋舌。次日，这位大爷又来了，一输又是数千元。一连5天，天天如此。最后连金壳怀表、金戒指都押上了。离开时，哀声叹气，十分懊丧。但仍发狠道：“不信我的手就这么晦气！老子明天再来。”

张忠昌深谙此道：输家并非运气不佳，不少时候是庄家在摸牌出牌时做了手脚。有些赌徒，像吸鸦片一样，一染上就成癮。越赌越输，越输越赌。赌到最后，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卖儿鬻女，有的上吊投河，有的铤而走险。这位赌客将来会不会走这样的路？就凭他昨天给我的五块钱小费，我也要提醒提醒他。想到此，张忠昌跟了出去。走到无人之处，把那人叫住了：“先生，请慢走。”

“叫我有事？”中年人一脸不高兴，刚才输钱的懊恼，尚未从面色中消失。

“是这样”，张忠昌四下里张望了一下，“先生，下次，你不要再来了，再来还得输。”

“为什么？”中年人诧异地问。

“这，你就别问了。听我的没错。”

果然，中年人以后没有再来。

张忠昌这一举动，被刘二虎盯上了，他加油加醋地奏了一本。主人一听大怒：“把他绑起来，狠狠地打！没想到这小子吃里扒外。”

平素，刘二虎见张忠昌受到主人的青睐，担心顶了自己的行，认为是个隐患，趁此机会，想把这个钉子拔掉。除了这件事之外，还说了许多坏话，甚至说，亲眼看见他调戏过主人的